

中国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研究^{*}

郭东杰

【摘要】文章根据 2002、2005 和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借助就业乘数理论分析了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及其变化,发现中国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细分行业中,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差异较大;除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之外,其他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均大幅下降。为了拓展就业空间,需要大力发展高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 and 知识密集型行业,适当发展、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适当限制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 and 资源密集型行业。

【关键词】工业化 细分行业 就业创造 产业结构 投入产出表

【作者】郭东杰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前,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严重,转型不当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结构性失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出现更严重的偏差。对此,《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提出的首要目标是“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更加合理”,首要措施是“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能力,着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那么,哪些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如何兼顾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创造?为此,本文在述评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关系的基础上,探讨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从拓展就业空间的角度为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的关系述评

国内学者研究就业创造能力,大多采用就业弹性系数。如果考虑到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则采用结构偏离度衡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非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弹性却呈下降趋势,似乎有违“奥肯定律”。较早的研究发现,1979~2000 年中国经济的总就业弹性从 0.44 下降到 0.10;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 0.06,第二产业为 0.34,第三产业为 0.57;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尚有很大吸纳就业的潜力(张车伟、蔡昉,2002)。有研究表明,1978~1989 年总就业弹性平均值为 0.3105,1991~2008 年平均为 0.1209(卞纪兰等,2011)。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水平低且不断

^{*} 本研究受到 2010 年度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GXQ5D333)、2011 年度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1JDLB02YB)和 2012 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12G0330156)的资助,特此致谢。

下降,于是,“无就业增长”的言论喧嚣尘上。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并非单纯的就业弹性所表现得那样低。龚玉泉、袁志刚(2002)承认就业弹性下降的事实,但认为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带来了就业的相应增长,只是由于经济制度转轨和统计口径的偏差未能真实反映出实际就业状况。蔡昉等(2004)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城镇就业弹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达到0.31,2002年降为0.19;但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能力大为降低。张车伟(2009)计算了非农经济的就业弹性,发现从非农就业增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大量创造就业。丁守海(2009)没有采用传统的点弹性和弧弹性,而是引入劳动要素的准固定性假设及对厂商调整劳动要素行为进行修正,提出一种估算就业弹性的动态模型。结果发现,如果只考虑产出变化对就业的即期影响,中国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确实较低,但考虑到产出的滞后影响,就业弹性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东部地区工业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就业弹性分别升至0.3和0.4左右。

经济增长低就业创造的另一表现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偏离。喻桂华、张春煜(2004)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其他国家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是不断变小的,表明两个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结构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差大于其他国家,并且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偏差越来越大。陈桢(2008)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结构偏离度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明显下降,说明第二产业增长快,但带动扩大就业的潜力已进入下降期。樊秀峰等(2012)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远大于标准模式水平,2009年结构偏离系数最低时约为0.3288,且趋向0的速度非常慢,表明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效率不高;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系数从1990年的-0.2951发展到2009年的-0.3816,离零越来越远,说明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不断下降;2001年以前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系数小于零,但不断向零靠拢,说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在逐步增强;2002年以后,该系数已达到正值,且不断增大,表明劳动力在不断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也有饱和之虑。

纵观前述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就业弹性或者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角度进行的,少有学者关注各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及其动态变化。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蒲艳萍,2008)。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更加突出。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就业乘数原理研究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试图提出合理的结构调整策略,发挥其就业创造效应,缩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改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二、就业创造理论、模型构建与计算

除了就业弹性与结构偏离度外,另一个重要的就业创造理论是1931年卡恩提出的就

业乘数原理,即增加投资所引起的总就业量与该项投资直接带动的就业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1936年凯恩斯发挥了乘数原理,提出了投资乘数论:增加投资,就要增加投资品的生产,从而可以增加社会就业和收入;当收入增加时,消费将随之增加,从而消费品的生产也将增加,这样又可以增加新的就业和收入。Valadkhani(2005)通过分析美国、日本、澳大利亚3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发现这3个国家1997年的高就业创造行业和低就业创造行业与1990年(或1980年)基本相似,表明每个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变动不大。另外,这3个国家的高就业创造行业基本类似,一贯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食品、饮料和烟草行业,化学药品、石油、煤、橡胶和非金属制品行业,基本金属及其制品行业。Valadkhani的研究给笔者一个启示,若加大高就业创造能力行业的扶持力度,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一)模型构建

就业乘数反映最终需求与就业之间的弹性关系,即增加最终需求(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1个单位,直接与间接增加的就业人员数量。本文用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计算细分行业的就业乘数。首先给出方程: $(I-A)x=f$ 。其中, A 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投入系数矩阵, x 为部门总产出的列向量, f 为部门总需求的列向量,则 x 的解向量为: $x=(I-A)^{-1}f=Gf$ 。这里 G 为 $(I-A)^{-1}$,即里昂惕夫矩阵的逆矩阵。那么 j 行业的就业乘数为: $E_j^m = \sum_{i=1}^n \lambda_i g_{ij}$ 。此处, g_{ij} 为里昂惕夫矩阵逆矩阵中第 i 行 j 列的系数, λ_i 表示每单位总产出的劳动力需求系数。

(二)数据选择

2002年之后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分类包含了细分行业,所以本文计算直接消耗矩阵时采用2002、2005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相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模型中涉及的劳动力就业情况是各年劳动统计年鉴中按细分行业的城镇单位年末从业人数,该数据可能与总就业人数有所出入,但不影响分析结果,因为本研究主要是要找出哪些行业最能带动就业,属于相对值的概念。

(三)计算结果

利用前述模型对中国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即对整个经济的就业带动作用)进行计算,并考虑了2005和2007年相对于2002年的工业价格指数(1.14和1.21)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

三、各细分行业就业创造能力比较分析

计算了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之后,对其进行比较,发现以下规律。

(一)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呈下降趋势

根据表1计算出2002、2005和2007年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分别为0.0849人/万元、0.0622人/万元和0.0486人/万元。不难发现,2002~2007年,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了42.7%。该发现不但符合规模报酬递减规律,而且与前文综述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当前中

表 1 中国细分行业就业创造能力

人 / 万元

排名	年 份					
	2002 年		2005 年		2007 年	
1	邮政业	0.2876	教育事业	0.2069	教育事业	0.1611
2	教育事业	0.2586	邮政业	0.1285	邮政业	0.1238
3	卫生等社会福利事业	0.1542	卫生等社会福利事业	0.0994	卫生等社会福利事业	0.0857
4	科学研究事业	0.1236	科学研究事业	0.0931	科学研究事业	0.0813
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114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85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697
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106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82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663
7	服装等制品业	0.0865	服装等制品业	0.0683	服装等制品业	0.0541
8	纺织业	0.086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6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519
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856	建筑业	0.0633	仪器仪表等机械制造业	0.0507
10	建筑业	0.0801	金融保险业	0.0614	综合技术服务业	0.0503
11	仪器仪表等机械制造业	0.0799	纺织业	0.0611	建筑业	0.0496
1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792	仪器仪表等机械制造业	0.0601	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	0.0448
13	其他制造业	0.078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597	纺织业	0.0445
1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772	电力、燃气、水的供应业	0.057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427
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759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568	电力、燃气、水的供应业	0.0426
16	电力、燃气、水的供应业	0.0756	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	0.0561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414
17	综合技术服务业	0.0753	综合技术服务业	0.0561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408
18	金属矿采选业	0.075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549	其他制造业	0.0402
1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735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549	造纸印刷等制造业	0.0401
20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734	造纸印刷等制造业	0.054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401
21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071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5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397
22	化学工业	0.0705	化学工业	0.0527	化学工业	0.0396
23	金融保险业	0.0704	其他制造业	0.0522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0374
24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692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511	金融保险业	0.0371
25	石油加工等加工业	0.0677	金属矿采选业	0.0508	金属矿采选业	0.0362
26	金属制品业	0.0677	金属制品业	0.0505	金属制品业	0.0361
27	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	0.0673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495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352
28	造纸印刷等制造业	0.0631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486	住宿和餐饮业	0.0351
29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568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0480	信息传输等软件业	0.0346
3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543	住宿和餐饮业	0.0459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336
31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541	信息传输等软件业	0.0439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309
3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446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401	石油加工等加工业	0.0307
33	住宿和餐饮业	0.0421	石油加工等加工业	0.0389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306
34	农业	0.039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33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280
35	房地产业	0.0352	农业	0.0302	农业	0.0240
36	信息传输等软件业	0.0342	房地产业	0.0276	房地产业	0.0202

注：本文共有 36 个细分行业，限于统计资料完整性，去除了旅游业、其他社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越来越弱,或者说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率越来越低。主要原因:一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使资本深化过程过早出现。各级政府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造成大量投资涌向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忽视和歧视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增长缓慢。随着整体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减弱。二是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尤其是技术路径的选择没有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是不断偏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导致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受到一定限制。三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较快,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需求。近年的“民工荒”一方面证明中国劳动力供求出现了新变化,另一方面预示着未来的工资价格走势。四是工资收入占比不断走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且消费者日益偏好高科技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都不利于扩大就业。五是行业、部门的垄断,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无法使劳动力配置优化。归根结底,低就业创造能力内生于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过多的行政管制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扭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明显不同

根据平均计算法则,可得到 2002、2005 和 2007 年三次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如图 1 所示,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最高,工业居中,农业最低。该发现与徐晓丹(2011)研究结果相一致,即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最大,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最小。同时,进一步验证了配第—费雪—克拉克定理,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趋向于就业创造能力较高的产业。此外,与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相一致,三次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也都呈下降趋势。2002~2007 年,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了 41.3%,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了 44.4%,农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了 39.8%。比较而言,该时期内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最快,服务业次之,农业最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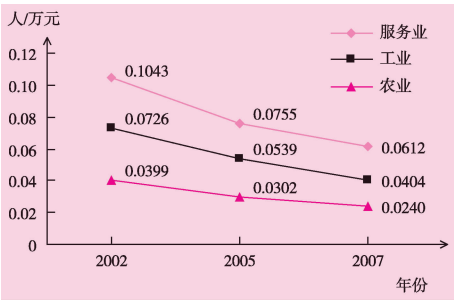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变化

(三)各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变化幅度不同,排名有所调整

全部细分行业中,仅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小幅度上升 1.19%,这得益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服务外包规模的扩大;其他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图 2 所示,下降幅度排在前 10 位的行业中 7 个行业属于工业的细分行业。下降幅度较小的 5 个细分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科学研究事业。其中 4 个细分行业属于服务业。可见 2002~2007 年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比服务业下降速度更快。

变化幅度大小并不能反映排名的变化,为此,进一步比较 2007 与 2002 年各细分行业的

排名,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1. 排名上升的行业有 11 个,其中上升幅度较大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第 27 位上升到第 12 位,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从第 28 位上升到第 19 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第 36 位上升到第 29 位,综合技术服务业从第 17 位上升到第 10 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第 15 位上升到第 8 位,住宿和餐饮业从第 33 位上升到第 28 位,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从第 20 位上升到第 17 位。从中不难发现,多数行业属于服务业,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属于制造业,这些行业或得益于通信技术的进步,或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2. 排名下降的行业有 17 个,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第 9 位下降到第 21 位,金属采矿业从第 18 位下降到第 25 位,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从第 25 位下降到第 32 位,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从第 24 位下降到第 30 位,纺织业从第 8 位下降到第 13 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第 12 位下降到第 17 位,非金属矿采选业从第 30 位下降到第 33 位。显然,除了纺织业之外,都属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过度投资导致这些产业的资本深化偏离工业化进程,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带动的作用也不强,就业创造能力难免会大幅降低,排名持续下降。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排名下降可能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小型纺织企业破产倒闭有关。

3. 8 个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它们是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科学研究事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其中,不少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比较高,如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行业,由于改革滞后,这些部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业空间巨大。只要国家深化体制改革,稍微放宽政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就有可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例如,邮政业的改革,使民营快递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但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上升,其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幅度较大。

(四)在工业部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不同

如表 2 所示,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等排名位居前列,平均为 0.0487 人/万元;高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居中,平均为 0.0439 人/万元;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等排名相对靠后,平均为 0.0339 人/万元。从中不难发现,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创造非常有利,但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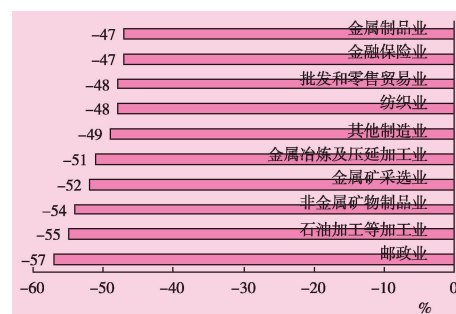


图 2 2002~2007 年就业创造能力
降幅最大的 10 个行业

将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永远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权衡利弊,只能做“次优”选择,积极改造、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同于资本对劳动的完全替代,技术进步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企业扩大规模,增加劳动力需求,而且能够催生新产品及新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虽然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净效应并不明确(Aghion等,1994),但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其所产生的“资本化效应”最终会增加就业。对此,李从容等(2010)以中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对就业

弹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各要素的正向变化也将带来就业弹性的正向变动,从而促进就业弹性的提高。笔者认为,就当前经济转型升级而言,更应该依靠技术创新的驱动。

表 2 2007 年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 人 / 万元

要素密集类型与细分行业	就业创造能力	要素密集类型与细分行业	就业创造能力
劳动密集型	0.048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4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697	低技术资本密集型	0.0339
服装等制品业	0.0541	化学工业	0.0396
纺织业	0.044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397
造纸印刷等制造业	0.0401	金属矿采选业	0.0362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352	金属制品业	0.0361
高技术资本密集型	0.0439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336
仪器仪表等机械制造业	0.050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309
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	0.0448	石油加工等加工业	0.030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427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306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41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280

(五)在服务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相对较高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将“生产性服务”定义为“中间性投入提供给其他企业的促进生产活动的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2007 年服务业中就业创造能力排名前两位的教育事业、邮政业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根据前述方法计算出全部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能力约为 0.0726 人 / 万元,明显高于非生产性服务业的 0.0481 人 / 万元。与非生产性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直接或间接地引入生产过程中,为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中介服务。这种服务贯穿于产品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各个环节中,与制造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相互促进,从而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对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在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向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结 语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优先发展服务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比重较高,但就业比重偏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大,理论上二者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若要落实,则需要通过优化、调整各次产业内部要素质量和结构来实现。(2)大力发展高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知识密集型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目的就是提高这两类行业的产值及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前者主要属于先进制造业,后者则主要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两类行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吸纳高素质人才就业,有效地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3)适当发展、改造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较高,一直是吸纳低技术工人的“蓄水池”,所以仍需发挥其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但随着中国低技术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必然下降,将迫使我们选择性地发展集技术和创新于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附加值更高。(4)适当限制资源密集型行业、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资源密集型行业不仅就业创造能力低下,而且面临着资源“瓶颈”、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不鼓励大力发展。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相对较低,占工业比重大,不得不发展,但无需采取鼓励政策。

参考文献:

1. 卞纪兰等(2011):《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生产力研究》,第7期。
2. 蔡昉等(200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9期。
3. 陈桢(2008):《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第2期。
4. 丁守海(2009):《中国就业弹性究竟有多大?》,《管理世界》,第5期。
5. 樊秀峰等(2012):《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第2期。
6. 龚玉泉、袁志刚(2002):《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第10期。
7. 李从容等(2010):《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弹性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第9期。
8. 蒲艳萍(2008):《转型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就业效应》,《统计与决策》,第7期。
9. 徐晓丹(2011):《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的分析》,《河南社会科学》,第5期。
10. 喻桂华、张春煜(2004):《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
11. 张车伟(2009):《中国30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12. 张车伟、蔡昉(2002):《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13. Aghion, P. and Howitt, P.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477-494.
14. Valadkhani, A. (2005), Which Industries Create More Employment?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king Paper 05-07,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责任编辑:朱 萍)